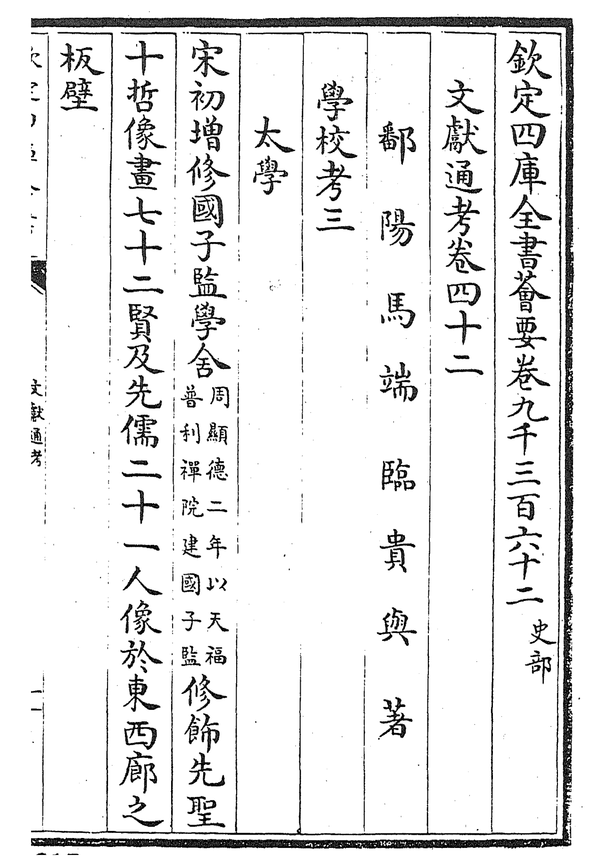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六十二　史部

文獻通考卷四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學校考三

太學

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周顯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禪院建國子監）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

太祖皇帝開寶八年國子監上言生徒舊數七十人先
奉詔令分習五經内有繫籍而不至者又有住京進士
諸科常赴講席緣監生元有定數欲以在監習業之人
補充生徒詔令元繫籍而聽習不闕得干秋試繫籍而
不至者聽於本貫請其未入於籍而聽習者或有冠裳
之族不居鄉里令補監生之闕
仁宗慶曆二年天章閣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
下許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狀量試藝業給牒充廣文太

學律學三館學生多或致千餘人即隨秋試召保取解
及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考官倚席若此但爲游士寄
應之所殊無國子肄習之法居常講筵無一二十人聽
講者欲望自今應國子監每遇科場勑下授納取解家
狀日已前須實曾附本監聽學滿五百日者許投狀令
本授官取文簿勘會詣實依例召京朝官委保方得取
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未係監生欲求試補者亦
不限時月投狀試業收補每日講筵應係聽讀生徒並

於本授業學官前親書到歷如遇私故出入或疾告歸寧並具狀給假若滿周年不來參假者除落名籍事下國子監本監請自今試補學生聽讀五百日方許取解已得國學文解省試下者止聽讀一百日許再請解又國子監除七品以上子孫許召保官試補外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例不收補以此每遇科場多有冒稱品官子孫難以詳别或興詞訴請倣唐制立四門學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孫補充學生自今每歲一補試差學官

鎖宿封彌精加考校取文理稍通者具名聞奏給牒收補內不合格者且令理日依舊聽讀後次與試若三試不中不在試補之限從之　四月詔國子監太學天下州縣學生更不立聽讀日限以諫官余靖極言其非便故也

按古人所謂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者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豐後

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而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爲士者内耻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今慶歷之法所謂習業者雖有講肄聽讀而未嘗限以通經之歲月所謂榮途者止於拔解赴省而未嘗别有優異之捷徑此所以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講

官倚席雖限以聽學之歲月而不能强其久留反以淹滯爲困故不久而遂廢也

慶歷三年立四門學以士庶子弟爲生員

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乏財費多而虜使錫宴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爲錫慶院

皇祐末以胡瑗爲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治其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髙朗指意明白衆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謗議蜂起瑗不顧强力不倦以卒有立迨今三十餘年猶用其規模不廢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於首善令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於外瑗在湖學教法

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爲太學法
至今爲著令
神宗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慶歷中嘗置內舍生二百
人至是又增置一百尋詔九百人爲額
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
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
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爲太
學仍修武成王廟爲右學上以擬三王四代膠庠序學

東西左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唐生員學舍之盛乃詔

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官

掌事者直廬畧具而太學楝宇始僅足用者自主判官

外益至直講總而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

差或主判官奏學生員釐爲三等初入學爲外舍外舍

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員以百内舍二百外舍不限

員各以其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舉業優等上中書

其正録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

判直講復保上中書審察奏除官先有職掌者已受官
仍與舊職俟直講教授有闕次第選用

議學校貢舉見舉士門

初蘇頌子嘉在太學顏復嘗策問王莽後周變法事
嘉極論爲非在優等蘇液密寫以示曽布曰此輩唱
和非毀時政布大怒責張琥曰君爲諫官判監豈容
學官與生徒非毀時政而不彈劾遂以告安石安石
大怒遂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選用學官非

執政所喜者不與陸佃黎宗孟葉濤曾肇沈季良與選季良安石妹壻濤其姪壻佃門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齋授口義旦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己其設三舍皆欲引用其黨耳

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詳見舉士門）

太學安惇等已升上舍皆特免解其自發解者即免禮部試時三舍未有推恩定法故特降命也

仁宗時嘗置武學既而中輟至是復置尋詔生員以百

人爲額　又置律學置教授四員
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刑名五事
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
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
私試歲一公試補内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封彌
謄録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校公試外舍
生入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内舍内舍

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學正增爲五人學錄增爲十人學錄參以學生爲之

太學生虞蕃訟學官升舍偏曲下御史臺核實何正臣請置獄辭所及雖非蕃所嘗言者皆得究治於是追逮徧四方踰年獄始成判監李定長坐受學生竹簟陶器削職停官判監黃履失察陳襄受請皆降罰

直講王沆之削籍太常丞余中貶秩皆有賕也

又詔歲賜緡錢至二萬五千又益郡縣田租屋課息錢之類以爲學費

學制所言國子監以國子名而實未嘗教養國子乃詔許清要官親戚入監爲國子生聽讀額二百人仍盡以開封府解額歸諸太學其國子生解額以太學分數取之毋過四十人

七年用司業朱服言四方來試禮部者雖不籍於太學

或有顯過若造飛語謗朝政許監官以聞用學規殿罰

按子產不以鄭人議執政之然否而毀鄉校蓋以學校所以來公論也今熙寧之建太學蘇嘉言變法事忤介甫則學官並坐其罪而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試文則宗新經策時務則誇新法今又立飛語謗朝政者以學規殿罰之條則太學之設乃箝制羅織之具耳以是爲一道德可乎

哲宗元祐六年岑象求等言國學設師生而禁其謁見

無從叩問禮部詳度許從長貳請益仍立講訓考課之式私試既不鎖宿則是日講說亦不廢

七年置廣文館解額先是開封解額稍優四方士子多冒畿縣户以試又有隷太學不及一年不該解試者亦往往冒户禮部案舊制凡試國子監者先補中廣文館生乃得以牒求試遂依倣其法立廣文館生二千四百員除開封府元解百人則許自試其嘗撥取諸科二百國子額四十通二百四十人者今皆取諸開封府以為

本館解額遇科場年試補館生中者執牒詣國子監驗試凡試者十人取一開封考取亦如其數試者不及千人即以率減取仍嚴禁重試禮部言國子生應解已有定額在法試者滿百人即如額取二十人若不滿百與國子混試通取以元祐五年計之凡五人有奇而解一人詔自今太學及國子生發解並以是年分數准此帝既親政羣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祐功久不許改至是議者益多監察御史郭

知章言先帝立三舍法以歲月稽其行實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得不經禮部試特命以官責備而持久故其得也難自元豐以來應格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已誘進激勸莫善於此元祐新令遂罷推恩之制宜復元豐法以廣樂育之德知章又請三學補外舍生依元豐令一歲四試皆從罷五路經歷通禮科太學生中上舍者悉用元豐制推恩上等即該注官者歲毋過二人免禮部試者每舉五人而止免解試者二十人而止仍計數



對除省試發解額其元祐法勿用諸三舍升補等法悉推行舊制苟合增損即條具以聞

紹聖元年國子監奏罷廣文館發解其額本取之開封府諸科及國子悉復還之凡學生自外路參假及新補中未該撥塡入學者權附國子監別號試取一次

詔五路禮部奏名額以十分之三與府監諸路進士通取二分合五路通取餘五分監自取罷春秋科

元符元年詔以命官人許爲國子生毋過四十人凡試

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復置
春秋博士崇寧間復罷之
徽宗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誡即城南門外相地營
建外學是爲辟廱蔡京又奏古者國內外皆有學周成
均蓋在邦中而黨庠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
皆興學貢士即國南建外學以受之俟其行藝中率然
後升諸太學凡此聖意悉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太
學專處上舍內舍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太學上舍本額

一百人內舍二百人今貢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三百人
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學爲四講堂百齋齋列五
楹一齋可容三十人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
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俟學成
奏行之其勑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
事外學官屬司業丞各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錄員歸
外學仍增博士爲十員正錄爲五員學士充學諭者十
人直學二人俟貢士至爲之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立

考選法

詔取士皆從學校三舍廢科舉法見舉士門

內侍劉公度鄭祿肄業國庠文粗可采特減磨勘以

旌之

令學生實非資問輒見師長因而干請用學規極等罰

之凡奉祠及仕而解官或待次悉許入內外學任子不

繫州土隨所寓入學仍別齋居處別號試考曾升補三

舍生從後獻助得官其入學視任子法

大觀三年提舉淮東常平徐畋言蔭補入官人須隸學及一年不犯上三等罰方許就銓試嘗再入等即免銓試公私試嘗爲第一人比銓試推恩從之

七年臣僚言進士之中銓格者每一百人而得占注優恩不過五七人去年中上二等皆闕不取今取隸學國子試格用之銓法五年而得上二等優恩者二百四十人免試者尚在其外是蔭補隸學者優於累試得第之人詔在學嘗魁一試者許如舊恩餘止令免試注官

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費妄用極侈靡以奉上幾危宗社乞追奪安石王爵毁去配饗之像使邪說淫辭不能爲學者惑詔王安石從祀孔子廟廷禮部其改位置在鄭康成以下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爲正所否者爲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頃者指蘇軾爲邪學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許采

其長而用之實爲通論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詆王氏以爲邪說此又非也諸生習用王學率衆見時而詆詈之時引避不出乃得散退齋生又自互黨王蘇至相追擊附從者紛紛凡爲此者足以明時之不能服衆也詔時罷兼祭酒

正言崔鶠言近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陛下求治切矣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及居要路者皆自蔡京出則安有實是聞於陛下乎且舉馮澥所上之言

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斥除異己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既以異論逐而其所著三經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落則天下靡然無一人敢可否矣陵夷以至大亂則無異論之禍也尚敢為此熒惑也乎其言曰崇寧以來博士各徇其黨而言皆偏異附王學則詆元祐之文附元祐則詆王氏之說此猶欺罔也此時士夫豈有敢學元祐而詆王氏者乎自京賊用事借學法以鉗士人如用軍法

以脇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轄一有異論則學官亦皆黜廢矣此非徒刼持學校也疑有異論則已過且暴聞焉爾而何博士先生稍敢誚詆王氏乎前日博士講解具在取而覆視則瀰之誕信見矣至如蘇軾黄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説或記祖宗典故或載名臣談論慮其鑑照已罪一切禁錮嚴刑重賞使不敢藏則其禁異亦已極矣而元祐能與王氏兩立乎其欺罔亦已甚矣

律學　熙寧六年置教授四員凡命官學人皆得自占
入學舉人須命官二員任其平素先入學聽讀而後試
補習斷案人試案一道習律令人試大義五道月一公
試三私試
需用古今刑書許於所屬索取凡朝廷新頒條令刑部
晝日關送
算學　崇寧三年立其業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爲
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算法并歷算

三式天文書爲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經願占大經者聽公私試三舍法畧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爲次

容齋洪氏隨筆曰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爲先師兖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橈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儀鬼臾區巫咸九

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丘史趙史墨
裨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
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
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恭張冑元王朴二十八人封
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達祖沖之殷紹信都芳許遵
耿詢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
希明李鼎祚邊岡郎顗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馬季
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丘建夏侯陽甄鸞

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於傳記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爲乖謬如司馬季主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定太初歷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黄帝爲先師云

書學　篆隷草三體字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五書仍兼通論語孟子義願占大經者聽三舍試補升降略同算學法推恩差降一等

畫學　曰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教授說文則令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荅以所解義觀其能通畫意與否仍分士流雜流別其齋以居之士流兼習一大經一小經雜流則誦小經或讀律考畫文等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高簡爲工三舍試補升降以及推恩畧同書學惟雜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職以下三等

醫學　初隸太常寺神宗時置提舉判局始不隸太常

亦置教授一員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及在外良醫爲之學生常以春試取三百人爲額三學生願預者聽做三學之制立三舍法爲三科以教諸生有方脉科鍼科瘍科方脉以素問難經脉經爲大經病源千金翼方爲小經考察升補等畧如諸學之法其選用最高者爲尚藥醫師以次醫職餘各以等補官爲本學博士正錄及外州醫學教授云

小學見童科門

高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立博士二員以隨駕之士三十六人爲監生

國子監生員皆冑子也舊制行在職事官同姓緦麻親釐務官大功親聽補試入學每三年科場舉三人取一若未補中則七人取一然太學生皆得以公私試積校定分數升舍惟國子生以父兄嫌但寄理而已須父兄外補乃移入太學而得陞

紹興八年葉林上書言西漢奪於大盜天下非漢有

矣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太學西晉滅於狂胡天下非晉有矣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時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時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爲辭饋餉爲解我宋以儒立國垂二百年懿範閎規非漢晉比也今中興聖祚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經營畧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姑養五百人不過費陛下一觀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文治而廷臣皆曰若

倣元豐則軍食未暇而削弱非禮也請徐議之

十三年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正錄各一員養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凡諸道住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第三等已上罰或雖不住學而曾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者聽取應充弟子員是歲秋季始開補就試者五千人自後春秋兩補三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元豐尤密諸齋長諭月書學生行藝於籍行謂帥教不戾

規矩藝謂治經程文每季終論可選者考於學諭仲月後入學者次季選考十日考於學錄二十日考於學正三十日考於博士四十日考於長貳歲終校定三經季選者准此校定至陞補日展一季外舍百人内舍三十人注於籍如逐舍與校定生不滿元額即計分數取内舍仍分優平二等於次年六月以前聞奏諸補内舍附公試以外舍上二等同考選簿參定若簿内所選者據闕陞補闕多就試人少者以就試人所為率不得過一分五釐上舍准此不得過三分若簿未成其合理陞補年月聽以試中日為始即試雖入上二等而考選不預者候補一歲私試入三等及不犯三等已上罰或預選而試不入上

二等者候再試入三等已上聽補諸補上舍以間歲九月五日鎖院發解年候試畢別爲一甲附試考校合格分優平二等奏號長貳同拆號官入院以所奏行藝參定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或一優一否爲下否謂已經三季已上選或校考不預聞奏而試入優等及有優等校定而試不入等者注籍訖具名聞奏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省下等免解中下等補及一年並申尚書禮部若下等自該免解及已經免解而再該免者即與免省其不自該免者許再試入優與陞等

王暕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二萬緡

有畸爲大學養士之費
十八年詔太學在籍外舍生若入學已及五年不預校定及不曽請到國學解或不曽公試入等自紹興十九年爲始歲終檢校除籍免請本州公據止召本學生二員委保再補以後歲終依此檢校
權禮部侍郎陳誠之言國庠立額不爲不廣然有待闕之士者臣嘗得其說矣京師視四方爲甚遠非身隷業上庠者不能取應其請假歸省即就鄉舉故額

常有餘今首善之地江浙士人便於往來一補中外舍即無假滿不參之人故未嘗有闕後來之士將何以待之國子監勘會昨京師上庠外舍生以二千人爲額自來未嘗滿額蓋緣四方士人請假歸鄉道途既遠往往止就鄉舉又舊法或三經試而不與升補或兩經試而曾犯規罰自有除籍之法所以闕額週流源源不塞今來上庠見以一千人爲額江浙士人往還既無告假逾限除籍之慮得以故作規避占據

學籍使有司補試不行有妨後進故有是命

按自崇觀以來三舍之法大備議者病其立捷徑之塗長奔競之風然觀此疏則知當時尚有參假而歸復取鄉舉者如後來之法以資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卑以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窄蓋未嘗有以太學生退就鄉舉者非惟國家無此法而士亦決不肯辭尊而居卑舍優而就窄矣

二十七年詔自今以春季放補省試年即以孟夏立爲

定制

孝宗隆興元年始三歲一補

太學遇覃恩舊無免解法帝始創行之自是爲例省

額增數十人

乾道二年詔下省併曾請舉赴補人以太學遇省闕額

收補額外勿增在朝清要官朞親許牒子弟作待補國

子別號考校如太學生遇有期親任清要官更有國子

生不預校定外補及差職事惟得赴公試私試科舉則

混試焉　舊公私試皆學官主之自淳熙後公試仍鎖院降勑差官學官不預

太學補弟子員故例每三歲科舉後朝廷差官鎖院凡四方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欲爲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以解試終場人數爲凖每百人而取六人許赴補試率以開院後十日揭榜然遠方士人多不就試則爲他人取其公據代之冒濫滋

甚慶元中遂罷之嘉泰二年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七十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

三年黃倫以兩優釋褐自紹興建學至是始有兩優用崇寧恩例授承務郎國子錄

朝野雜記舊制太學上舍生積校已優而舍試又入優等者就化原堂釋褐號釋褐狀元例補承事郎太學正錄淳熙初鄭鑑自明由此選不四年而爲著作郎補郡自明數言事上甚喜久而稍厭之六年劉純

叟堯夫復以解褐除國子正時王仲行爲兵部尚書奏言今兩優釋褐初授京秩即授學官視狀元制科恩數過之事理不當乞先與外任時知滁州張商卿亦言今中上舍爲學官不數年便可作監司郡守獄訟財賦非所素習豈能保其不謬乞先注職官上然之十月丙申詔與殿試第二人恩例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伏奉詔

書講論混補之法蓋有根本之論稍師古始而言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内自京師外至郡縣皆有學慶曆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迨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道路遇鄉曲之長及學校之職則斂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於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絶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畯之士進取無他塗事理俱違旋行廢革炎祚中興始建太學於行都

行貢舉於諸郡然奔競之風勝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沉皆不由乎學校至於德行道藝惟取決於糊名茍爲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遠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勞有司增費惟重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於太學庶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其諸

州敎養課試陞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恩議遂寢時朱熹

門人或問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頭理會若太學無

非望之思又於鄉舉額窄處增之則人自安鄉里矣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

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

恩以塞利誘之塗蓋古之太學主於敎人而因以

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

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吕希哲之言曰仁宗

之時太學之法寛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眞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悦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悦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熈寧以來此法浸壊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求於學其奔趨

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

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

賞以絶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為科舉之學矣

寧宗慶元二年以國子生員多僞濫制自今職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凡監學生皆給綾牒若告謁在外遇科舉試於漕司　嘉定七年祭酒請以外舍分數及五分或六分最優者一人與次年升内舍後二年家擯始以外優升歳為定例

宗學　紹興十四年建於臨安學生以百員爲額太學生五十人小學生四十人職事各五人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别選館職以教授焉

寧宗嘉定九年詔諸王宮學改作宗學參之國朝典故仍隷宗正寺以宫教授改爲博士宗諭

葉適論學校曰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

孰知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爲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恥以媚己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

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息之地夫正誼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使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書季考校定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來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蓋嘗考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此

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餘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爲師友講習之

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爲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人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爲耳雖然治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揭而正則宜有不可爲者陛下一揭而正之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東萊呂氏曰先王之制度雖自秦漢以來皆弛壞廢絶然其他如禮樂法度尚可因影見形因枝葉可以尋本根惟是學校幾乎與先王全然背馳不可復考且如禮後世所傳固非先王之舊如射饗宗廟明堂雖是展轉參雜而有識之者猶自可見且樂如韶樂文始五行之舞全然非舊然知鍾律者尚自可以推尋復先王六律五音之舊且如官名後世至體統斷絶然而自上臨下以大統小左

右相司彼此相參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舊惟是學校一制與古大不同前此數者猶是流傳差誤然學校不特流傳差誤乃與先王之學全然背馳且如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冑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一箇官司

自秦漢以後錯把作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認便把教做政看若後世學校全不可法大率因枝葉可以見本根今則但當看三代所以設教命官教養之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是國子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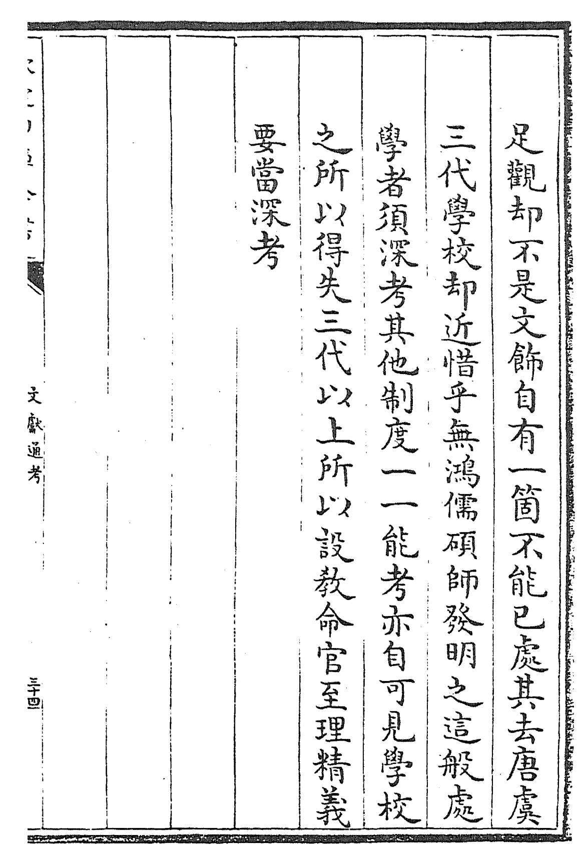
當時所謂鄉遂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遂畧見於周禮然而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如何只看此亦是學者所當深思且如周公設官下至於射夫鳥至微至纖之事尚皆具載豈於興賢能國之大教不見其明文其他大綱小紀表裏如此備具學者須要識先王之意只緣不是官司凡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學校之官不領於六

官非簿書期會之事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於六官蓋此二者皆是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是國子是世祿之官鮮克由禮以蕩滲德實悖天道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而所以教養之意上與三公其事大體重均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要當識先王之意雖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之時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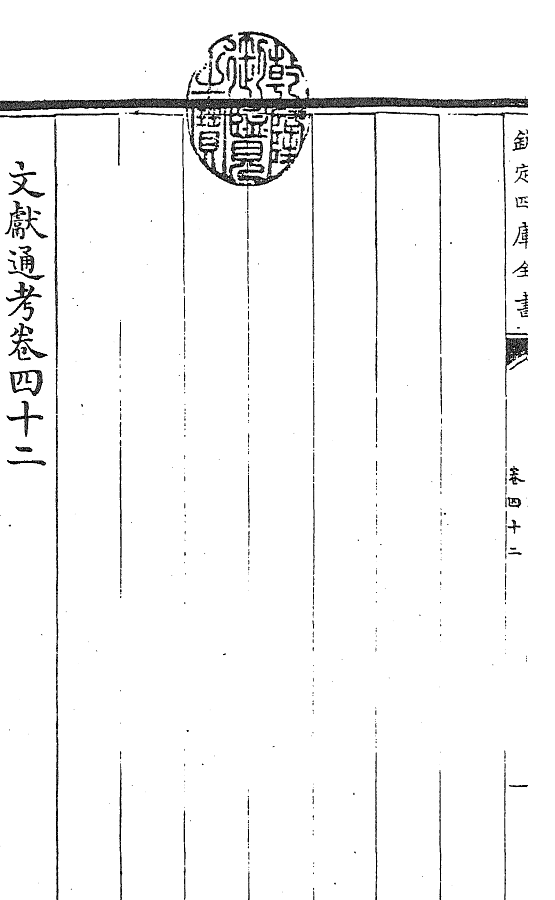
國子之外畧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於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這又見體用本末無窮大抵學校大意唐虞

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漢以後却做官司看了
所以後世之學不可推尋求之唐虞三代足矣秦
漢之事當東之不觀今所詳編者要當推此意大
抵看後世秦漢一段錯認教爲政全然背馳自秦
至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舉如武帝表章六經興
太學不足論如光武爲諸生投戈講義初建三雝
亦不足論如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改戎狄之俗
亦不足論如唐太宗貞觀之初功成治定將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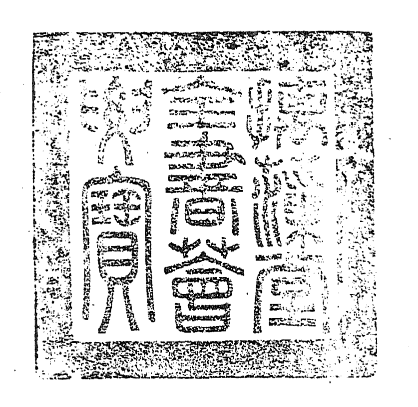
飾治具廣學舍千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千餘人亦不足道這箇都是要得鋪張顯設以為美觀惟是擾攘之國僻陋之邦剛明之君其視學校若弊屣斷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見得理義之在人心不可已處今時學者多是去看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做是不知這箇用心內外不同止是文飾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却是擾攘之時剛武之君偏迫之國本不理會如南北朝雖是草創若不



足觀却不是文飾自有一箇不能已處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近惜乎無鴻儒碩師發明之這般處學者須深考其他制度一一能考亦自可見學校之所以得失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考



文獻通考卷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朱文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四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四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學校考四

祠祭褒贈先聖先師 録後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亦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

之事　疏云以其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正義曰所教之官若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即執禮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有其教備而行之四時在學釋奠猶若教書之官春時於虞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四時各然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之中釋奠於其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類是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若周公孔子　疏云立學為重故及先聖常奠為輕故唯祭先師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注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朱文公禮書謂以下文大合樂攷之有合當為合樂　有國故則否注謂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朱文公禮書謂國故當為喪紀凶札之類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視學遂養老謂用其明日也

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夏學則以禹為先聖殷學則以湯為先聖

東膠則以文王為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臨邛魏氏曰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

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為師仁鄙壽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表萬民者也自孔子已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係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來為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

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為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也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其禮亡受命於祖告祖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

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太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甶祝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以其不立尸也

儀禮賓朝服釋幣於禰又釋幣於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釋幣於門乃至於禰筵几於室薦脯醢觴

酒陳主人酌進奠一獻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席於阼薦脯醢三獻

禮書曰奠者陳而奠之也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賈公彥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而已考之儀禮聘賔歸至於禰薦脯醢觴酒陳陳者所以奠之也則釋奠設薦饌酌奠而已可知也特牲饋食奠觶於尸未至之前則釋奠無迎尸可知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太

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
行舍奠甸祝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此施於山川
廟社者也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
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
先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
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視學
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
有司卒事反命適東序釋奠於先老王制出征執

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此施於學者也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賈公彦曰非時而祭曰奠此為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曰不言夏夏從春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太祝造於

廟宜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則釋奠此告祭也

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

奠行事必以幣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文王世子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

觴酒陳席於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

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之釋

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

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也聘賔

釋奠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凡始立學與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文王世子謂春釋奠於先師鄭氏釋王制亦謂釋奠禮先師其說是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為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為與鄰國合孔頴達以學記之釋菜為釋奠其說誤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興當為釁釁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以器成然後

釋菜古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 疏云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幣帛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儐賓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 疏云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儐于東序明釋菜在于虞庠 語即前經合語之等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

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舍菜即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藻之屬春始以其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秋頒學合聲春使之學秋頒其才藝所為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樂正樂官之長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于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為季春將習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八音〕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天子之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　疏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

正義曰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

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

禮書曰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然則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姑舅其摯也棗栗腶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

則釋菜大胥釋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内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子弟之見先師婦之見廟而已哉婚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葢此類歟鄭氏謂婚禮奠菜葢用堇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菫荁故有

是說也菜之為摯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氏
謂牲用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
與釋菜異矣

漢高祖十二年十一月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祠
孔子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孔何齊為殷紹
嘉侯千六百七十戶後六月進爵為公地滿百里

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

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孫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

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絶不能紀時康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絶之罪者絶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絶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

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
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
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
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襃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
成侯
光武建武五年上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封殷後孔安
為殷紹嘉公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十三年改封常為

衛公安為宋公以為漢賓在三公上十三年封孔均子志為褒成侯

按西漢時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紹嘉侯奉殷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興襲爵如故紹嘉之後不知所終褒成之後則志卒子損嗣至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尊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元嗣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時再襲封世世不絕

明帝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郡縣行鄉飲酒禮

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廵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

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襃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襃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歐陽氏集古錄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

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
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
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
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
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臣雄等稽首
以聞制曰可讀此可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雄吳
雄戒趙戒魯相瑛據碑言姓乙字仲卿
徐氏曰按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

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則知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為先也高皇帝雖在倥偬猶能修其祠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太學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

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

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羡為宗聖侯邑百戸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戸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齊王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震為

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於太學如正始禮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經行釋奠禮於太學
元帝大興二年皇太子講經行釋奠禮於太學
明帝大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祠孔子祭宜如太
始故事
成穆孝武三帝皆以講經親釋奠唯成帝在辟雍自是
一時制也孝武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

平元年於中堂權立太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宋文帝元嘉八年奉聖侯有罪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為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為奉聖侯邁卒子莽詡俱切嗣有罪失爵

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舞六佾設軒懸之樂器用悉依上公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

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

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釋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奠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允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聖則須所況非備細尋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推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裴松之議故事可依也

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

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褋音博衣領也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部郎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轝駕幸學自然中階其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義疑之侍中臣纘等以為參點回路並事尼父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得一

資敬無虧亞二制可

後魏封孔子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

文成帝詔宣尼之廟當別勑有司行薦享之禮

孝文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

北齊改封三十一代孫為恭聖侯

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

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

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

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日出行事郡學則於坊内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日不拜張憑議

顏子者按學堂舊有聖賢之象既備禮盡敬奉尼父以為師而未詳顏子拜揖之儀臣以聖者君道也師者賢臣道也若乃堯舜禹於君位則稷契與我並為臣矣師元風於洙泗則顏子吾同門也夫大賢恭已既揖讓於君德回也如愚豈越分於人師哉是以王聖佐賢而君臣之義著拜孔揖顏而師資之分同矣

後周武帝平齊改封孔子後為鄒國公

隋文帝仍舊封孔子後為鄒國公

煬帝改封為紹聖侯

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於學行鄉飲酒禮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

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𤣥齡等建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為先聖顔回為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顔回配詔從之

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修宣尼廟於兖州給户二十充享祀

十四年幸國子學親釋奠

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攝司業為終獻

初釋奠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按禮記文王世子凡學官春釋奠於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

文可檢至於魏氏則使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懸樽俎威儀並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況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准中祀據禮必須稟命令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國子博士為終獻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縣令為初獻縣丞為亞獻博士既無秩請主簿通為終獻若闕並以

次差攝州縣釋奠既請遣刺史縣令親為獻主望准祭社給明衣修附禮令為永式學令祭以太牢樂用軒懸六佾之舞并登歌一部與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州縣常用上丁無樂祭用少牢

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

享尼父廟堂
高宗永徽中制改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顏回左丘
明從祀
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按新禮孔子為先聖
顏回為先師又准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以
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令據永
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丘明
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

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孔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奥說正孔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謬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刋

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獘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已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

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三年文宣王廟詔用宣和之舞國子博士范頵撰樂章

總章三年皇太子弘釋奠於國學　開耀元年景龍二

年永隆二年並行此禮

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

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享

孔子廟

玄宗開元七年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問疑義勑皇太子及諸子宜行齒胄禮乃謁先聖太子初獻亞終獻並以胄子充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講孝經並禮記文王世子篇初詔侍中宋璟亞獻中書侍郎蘇頲終獻及臨享上思齒胄之義乃改焉　又詔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

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京國子監廟堂先聖孔宣父配坐先師顏子今其像見立侍准禮授坐不立授立

不跪况顏子道亞生知才光入室既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並伏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為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從享詔曰顏子

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顔子亞聖親為製贊書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題其壁焉

按自禮記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説鄭康成釋先師以為如樂有制氏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本鄭氏注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至賈逵二十

二人為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令捨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為該洽而義理間有

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顔淵之外反不得預李元瓘雖惓惓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需享祀葢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道之傳也

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啟迪含

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遑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

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顔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

顔子贈兖國公　閔子騫贈費侯

冉伯牛贈鄆侯　冉仲弓贈薛侯

宰子我贈齊侯　端木子貢贈黎侯

冉子有贈徐侯　仲子路贈衛侯
言子游贈呉侯　卜子夏贈魏侯
又孔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
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修舊位庶
乎禮得其序久焉式瞻命尚書左丞相裴耀卿攝太尉
持節就國子廟冊冊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禮又遣
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冊禮又勅兩京及兖州
舊宅廟像宜改服衮冕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

面不須改衣服兩京樂用宮懸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

曾參贈郕伯　顓孫師贈陳伯

澹臺滅明贈江伯　宓子賤贈單伯

原憲贈原伯　公冶長贈莒伯

南宮子容贈郯伯　公晳哀贈郳伯

曾點贈宿伯　顔路贈杞伯

商瞿贈蒙伯　高柴贈共伯

漆雕開贈滕伯　公伯寮贈任伯

司馬牛贈向伯　樊遲贈樊伯

有若贈卞伯　公西赤贈郜伯

巫馬期贈鄫伯　梁鱣贈梁伯

顏柳贈蕭伯　冉孺贈紀伯

曹卹贈曹伯　伯虔贈聊伯

公孫龍贈黃伯　冉季贈東平伯

秦子南贈少梁伯　漆雕子斂贈武城伯

顏子驕贈琅琊伯　漆雕徒父贈須句伯
壤駟赤贈北徵伯　商澤贈雎陽伯
石作蜀贈石邑伯　任不齊贈任城伯
公夏守贈亢父伯　公良孺贈東牟伯
后處贈營丘伯　秦子開贈彭衙伯
奚容蒧贈下邳伯　公肩定贈新田伯
顏襄贈臨沂伯　鄡單贈銅鞮伯
句井疆贈淇陽伯　罕父黑贈乘丘伯

秦商贈上洛伯　申黨贈邵陵伯

公祖子之贈期思伯　榮子期贈雩婁伯

縣成贈鉅野伯　左人郢贈臨淄伯

燕伋贈漁陽伯　鄭子徒贈滎陽伯

顏之僕贈東武伯　原亢贈萊蕪伯

樂欬贈昌平伯　廉潔贈莒父伯

顏何贈開陽伯　叔仲會贈瑕丘伯

狄黑贈臨濟伯　邽巽贈平陸伯

孔忠贈汶陽伯　公西輿如贈重丘伯

公西蒧贈祝阿伯　蘧瑗贈衛伯

施常贈乘氏伯　林放贈清河伯

秦非贈汧陽伯　陳亢贈潁伯

申棖贈魯伯　琴牢贈闕伯

顔噲贈朱虛伯　步叔乘贈淳于伯

琴張贈南陵伯

右孔子弟子姓名之可見者史記家語所載并十

哲共七十七人内公伯寮秦商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唐贈典見禮樂志及唐會要所載並七十七人姓名與史記同獨杜氏通典所載則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若以為七十二賢在十哲之外則史記家語所載少五人通典所載多一人

然太史公作仲尼弟子傳序言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

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又史稱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及反魯伯玉使人至孔子禮其使而稱以夫子則尊之者如此然則瑗雖賢葢非門弟子之列也

國子祭酒劉瑗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羣官道俗皆合赴監觀禮請依故事制可

肅宗上元中以歲旱罷中小祀而文宣王之祭至仲秋

猶祠之於太學

永泰二年八月修國學祠堂成祭酒蕭昕始奏釋奠宰相元載杜鴻漸李抱玉及常參官六軍將軍就觀焉

自復二京惟正會之樂用宮懸郊廟之享登歌而已文武二舞亦不能具至是魚朝恩典監事乃奏宮縣於論堂而雜以教坊工伎憲宗時夔州刺史劉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

而歎廪庚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之也凡學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辟雍頖宫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居販故孝惠高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元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

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令教令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兖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𤣥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為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為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費凡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

賞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隷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餼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

德宗建中三年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孫齊卿為兖州司馬襲文宣王貞元二年二月釋奠自宰臣已下畢集於

國學學官升講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
九年九月太常奏以十一月貢舉人謁先師合與親饗
太廟日同准六典上丁釋奠若與太祠同日即用中丁
其謁先師請別擇日從之
十五年膳部郎中歸崇敬奏時議每年春秋釋奠祝版
御署訖北面而揖臣以為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
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受之請參酌輕重庶得其宜
憲宗元和四年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昉為兗州參

軍

十三年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晊襲文宣王

武宗會昌二年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孫榮為國子監丞襲文宣王

後唐長興三年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於文宣王以兖公顏子配坐以閔子騫等為十哲排祭奠其有七十二賢圖形於四壁面前皆無酒脯自今後乞准本朝舊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畫

像前面請各設一豆一爵祠饗中書帖太常禮院檢討禮例分析申者令禮院檢郊祀録釋奠文宣王並中祠例祭以少牢其配座十哲見令行釋奠之禮伏自喪亂以來廢祭四壁英賢令准帖為國子博士蔡同文所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各設一豆一爵祠享當司詳郊祀録文宣王從祀諸座各籩二實以栗黄牛脯豆二實以葵葅鹿醢簠簋各一實以黍稷飯酒爵一禮文所設祭器無一豆一爵之儀者奉勑其文宣王廟四壁英賢自

此每釋奠宜准郊祀録各陳脯醢等諸物以祭

周廣順二年六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前曲阜縣令

孔仁玉復為曲阜縣令仍賜緋魚袋以亞聖顔淵裔孫

顔涉為曲阜縣主簿仍勑兖州脩葺祠宇墓側禁樵採

時車駕親征兖州初平遂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無拜之即拜奠於祠前

致堂胡氏曰人為諂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

大聖逺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如以位固異代

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乎堯
舜卒伍一旦為帝王而以異代陪臣臨天下之大
聖豈特趨利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周
太祖時以拜孔子為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
契丹為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
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
大道則淺俗之論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
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乎豈非君臣之急務

哉

宋初增修先聖及亞聖十哲塑像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皆畫像於東西廊之板壁太祖親撰先聖及亞聖贊從祀賢哲先儒並命當時文臣為之贊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丁貢舉人謁先聖先師命官行釋奠之禮皆如舊典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廟門準令立戟十六枝

乾德四年以文宣王四十四代陵廟主進士孔宜為兗

州曲阜縣主簿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孔宜可授太子右賛善大夫襲封文宣王　十月詔免兖州曲阜縣襲封文宣公家租稅

先是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徳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户至是孔氏訴於州以聞帝特免之

真宗咸平三年詔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孔延世許於廳上見知州通判及轉運使仍留三年又賜以祭器經

書及銀帛各五十兩　兖州舊以七戸守孔子墳至是增二十戸大中祥符元年以將東封泰山詔兖州宣尼宜令判州事王欽若致祭　又詔封祀日文宣王四十六代孫賜同學究出身孔聖祐令衣緑次京官陪班位十一月東封禮畢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上服鞾袍詣廟酌獻廟内外設黄麾仗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定儀止肅揖上特再拜又幸叔梁紇堂命刑部尚書温仲舒等分奠七十六弟子先儒叔梁紇顔氏上製贊刻石廟

中復幸孔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奠拜
追謚曰元聖文宣王
先是詔有司檢討漢唐襃崇宣聖故事初欲追謚為
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
增美名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夢感黑帝而生故曰
元聖莊子曰恬澹元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為稱
又詔以御香一合并爐及親奠祭器留廟中賜其家
錢二百千絲三百疋錄親屬五人並賜出身又賜太

宗御製書百五十卷及銀器八百兩製宣聖冕服玉圭廟給守兵四十人

詔封叔梁紇齊國公顏氏魯國太夫人丌官氏鄆國夫人

詔追封孔子弟子兗公顏回兗國公費侯閔損琅琊公鄆侯冉耕東平公薛侯冉雍下邳公齊侯宰予臨淄公黎侯端木賜黎陽公徐侯冉求彭城公衛侯仲由河内公吳侯言偃丹陽公魏侯卜商河東公郕伯曾參瑕丘

侯陳伯顓孫師宛丘侯江伯澹臺滅明金鄉侯單伯宓
不齊單父侯原伯原憲任城侯莒伯公冶長高密侯鄭
伯南宮縚龔丘侯郕伯公晳哀北海侯宿伯曾點萊蕪
侯杞伯顏無繇曲阜侯蒙伯商瞿須昌侯共伯高柴共
城侯滕伯漆雕開平輿侯任伯公伯寮壽張侯向伯司
馬耕楚丘侯樊伯樊須益都侯部伯公西赤鉅野侯卞
伯有若平陰侯郜伯巫馬期東阿侯頼伯陳亢南頓侯
梁伯梁鱣千乘侯蕭伯顏辛陽穀侯紀伯冉孺臨沂侯

東平伯冉季諸城侯聊伯伯虔沭陽侯黄伯公孫龍枝
江侯彭衙伯秦冉新息侯少梁伯秦商鄄城侯武城伯
漆雕哆濮陽侯瑯琊伯顔驕雷澤侯須句伯漆雕徒父
高苑侯北徵伯壤駟赤上邽侯清河伯林放長山侯睢
陽伯商澤鄒平侯石邑伯石作蜀成紀侯任城伯任不
齊當陽侯魯伯申棖文登侯東牟伯公良孺牟平侯曹
伯曹邮上蔡侯下邳伯奚容蒧濟陽侯淇陽伯句井疆
滏陽侯邵陵伯申黨淄川侯期思伯公祖句兹即墨侯

雩婁伯榮期厭次侯鉅野伯縣成城武侯臨淄伯左人
郢南華侯漁陽伯燕伋汧源侯滎陽伯鄭國朐山侯汧
陽伯秦非華亭侯乘氏伯施之常臨濮侯朱虛伯顏噲
濟陰侯淳于伯步叔乘博昌侯東武伯顏之僕宛句侯
衛伯遽瑗内黃侯瑕丘伯叔仲會博平侯開陽伯顏何
堂邑侯臨濟伯狄黑林慮侯平陸伯邽巽高堂侯汶陽
伯孔忠鄆城侯重丘伯公西輿如臨朐侯祝阿伯公西
葴徐城侯南陵伯琴張頓丘侯

又詔封元聖文宣王廟配饗先魯史左丘明瑕丘伯齊人公羊高臨淄伯魯人穀梁赤龔丘伯秦博士伏勝乘氏伯漢博士高堂生萊蕪伯九江太守戴聖楚丘伯河間博士毛萇樂壽伯臨淮太守孔安國曲阜伯中壘校尉劉向彭城伯後漢大司農鄭衆中牟伯河南杜子春緱氏伯南郡太守馬融扶風伯北中郎將盧植良鄉伯大司農鄭康成高密伯九江太守服虔滎陽伯侍中賈逵岐陽伯諫議大夫何休任城伯魏衛將軍太常蘭陵

亭侯王肅贈司空尚書郎王弼封偃師伯晉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侯杜預贈司徒豫章太守范甯封鉅野伯命三司使兩制待制館閣官作贊

大中祥符二年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禮器數禮院言先聖先師每座酒罇二籩八豆八簠二簋二俎三罍一洗一篚一罇皆加勺冪各置於坫巾共二燭一爵共四坫共二或有從祀之處諸座各籩二豆一簠一簋一俎一燭一爵一乞頒下從之

紹興七年有司奏釋奠初依奏告制後比擬舊例視感生帝而加鉶㽅三（實以鉶羹）登一（實以脂肝）十哲從祀九十八位其用羊豕各一每位籩二（栗鹿脯）簠一（稷）簋一（黍）俎一（羊豚腥肉）爵一（實以清酒）
五年詔改元聖文宣王謚為至聖文宣王避聖祖名也
天禧元年以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光禄寺丞聖祐襲封文宣公
判國子監孫奭言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為三獻

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伏恐未副
崇祀嚮學之意望令備差太尉太常光禄卿以充三獻
詔可又詔釋奠儀注及祭器圖令崇文館雕印頒行下
諸路
歐陽氏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釋奠釋菜祭之略
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釋
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
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故其禮亡焉

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

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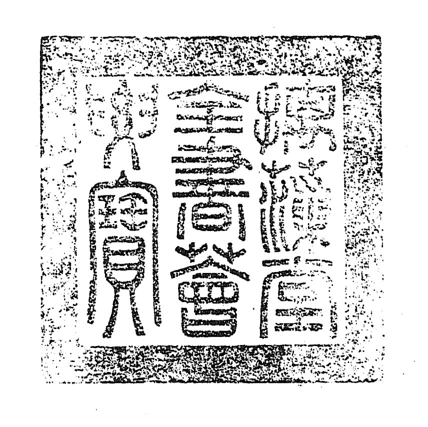
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

按古者入學則釋奠於先聖先師明聖賢當祠之於學也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

先聖之廟矣然攷之前賢文集如柳子厚柳州文宣王廟碑與歐公此記及劉公是新息縣鹽城縣夫子廟記皆言廟而不及學蓋衰亂之後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頹圯教養廢弛而文廟獨存長吏之有識者以興學立教其事重而費鉅故姑葺文廟俾不廢夫子之祠所謂猶賢乎已然聖賢在天之靈固非如釋老二氏與典祀百神之以鷩動禍福炫耀愚俗為神而欲崇大其祠宇也廟祀雖設而

學校不修果何益哉

文獻通考卷四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劉天蒼